

人工智能时代的文科教育与主体性重建 ——从“文学何为”谈起

施展¹

(1.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 100875)

【摘要】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和“文科无用论”思潮蔓延的背景下,当代文学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本文经由对文学何为、文学破圈等话题的关注,探讨重建文科主体性的思路与方法。面对全球化、数字化与智能化冲击,传统文科教育需通过价值重塑、学科融合和技术革新实现转型。一方面,新文科需建构人文与科技相融合的超越性视角,重建学科与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文学教育的核心价值是人文关怀与批判性思维。重建文科主体性需从观念更新、关联重构与方法创新等方面入手,通过制度协同与社会共识,推动数智时代下文科教育的范式跃升。

【关键词】文科教育;人工智能;新文科;主体性重建;跨学科融合

Literature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Purpose of Literature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of Humanities

Shi Zan¹

(1. Shi Za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China)

[Abstract] Contemporary literary education is encounter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mi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growing discourse surrounding the 'irrelevance of the humanities'. This paper addresses central issues such as the purpose of literature and the crossing of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to investigate strategies for reconstruc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humanities. In the face of globalization,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ization, traditional humanities education must evolve through value reorientatio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New Liberal Arts' should cultivate a transcendent perspective that bridges the humanities with technology, redefin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sciplines and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literary education lies in its ability to foster humanistic reflect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Reconstruc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humanities requires innovation in conceptual frameworks, relational structures and methodologies. This must be underpinned by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societal consensus to enable a paradigm shift in humanities education that is suited to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作者简介: 施展, 男,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艺批评。

[Keywords] Literary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Liberal Arts; 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2025年迄今,关于“人工智能冲击”“文科无用论”等话题的讨论,已是学界重点关注的话题。从社会关注到媒体评价,从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中传统文科遭遇的挑战到高校改革背景下新文科建设的问题,从高校改革的突围策略到教育改革的新型方法,已延伸出极为繁复的对话。如上讨论,或归因于AI时代对文科生存空间的挤压,或剖析出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相冲突的两难,或勾勒出社会大众对人文学科认知观念的时代变迁,但这一现象无不彰显出人文学科发展的得与失,在当代中国所形成的多元话语系统和庞大意义网络。经由社会各界对人文学科的有关讨论与建言献策,既使我们见证了人文学科本身应与时俱进的内在属性,更让我们重视起当下重建人文学科主体性的时代意义。

一、“文科无用论”的历史生成与当代挑战

“文科无用论”的观点生成,可在全球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两个层面上予以考察。探讨这一思潮的源头,不难发现它本质上属于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扩张的伴生产物。从19世纪斯宾塞开启“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教育论发问,到20世纪中叶由斯诺(C. P. Snow)针对学科领域专业分化而产生科学与文学“两种文化”的著名论争,一直到21世纪全球高等教育面临市场化而引发的学科价值重估等话题的激烈论辩,众声喧哗的讨论无时或已。足见传统人文的分裂与文科教育的危机,始终内在于全球现代化进程之中。

置于中国现代化语境,文科教育的发展史呈现出独特的阶段性特征:晚清时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教育实用倾向,致使文理对立的思想初步萌芽;新中国成立后1952—1955年全国高校院系进行大规模调整,国家高等教育的整体规划服务于适应工业化战略需求的工程教育与人才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文社科的纵深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凝聚广泛社会共识,再度唤起人们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科学与实用技术的崇拜心理,使社会对理工科的心态依赖得以进一步强化。重要的是,萌生于中国现实国情的“文科无用论”思潮,从来不是纯粹的学科发展理念之争,这既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处境密切相关,相关争议的焦点更折射出社会大众对国家现代化道路之选择的认识分歧、思路差异和观念冲突。

回顾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一方面既不能忽视中国教育取得的进步成就,但另一方面应留意到经历启蒙、救亡和革命洗礼的“教育观”,正与同样历经这一现代化过程的中国现代“文学观”有所相似。前者一贯重“理”而轻“文”,后者则注重文学的现实影响而轻视文学的精神价值。事实上,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与中国20世纪各阶段的时代语境与发展目标息息相关,而文理学科分别设置的学科制度与相关建设,不止强调了高等教育所预期实现的两大类人才培养目标和发展战略方向,还指向了两种分别予以检验教育成果的判准原则与认同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的变化,理工科在新时期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引领下实现了快速发展,而人文类学科建设此时才提上日程,各专业随之强调自身与其他人文科学、艺术门类之间的边界划定,以及各自发挥功能的范畴。在20世纪

90年代多元文化格局中，中文学科建制下的“文学之用”，进一步沦为介乎于文化中心或边缘的“暧昧领域”，并区分出纯文学与大众文化“泾渭分明”的生存空间；经由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转型，尤其是信息时代互联网新媒体发展的持续冲击，虽说以中文学科为代表的人文类学科影响力看似日渐式微，但这一现象不过是传统精英化教育在现今崇尚市场化、绩效化与流量化的数字时代，重新回到了它在社会结构中应有的位置。

进入21世纪，中国文科教育发展迎来了多个方面的严峻挑战，在不同层面上呈现出危机叠加的紧张趋势。一方面是1999年之后高校持续扩招造成了人文学科大规模扩张，同时加剧了人文学科建设的功利性倾向；另一方面是2014年以来互联网数字化浪潮推动下，近十年来文科教育的理念、形式与方法被不断重塑，但少有对其文化内涵与人文视野缺失的反思。一直到近年来以ChatGPT和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对人类文明体系与高等教育生态带来的整体性冲击。各类事迹表明：21世纪中国文学教育，已然在政策、科技、市场与时代环境等多重合力的影响下，呈现出创新和改革并进、断裂与延续共存的复杂图景。

无独有偶，当前全球范围内文科教育大规模退潮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针对高等教育领域中文学学科不平衡发展的客观局势与必须予以改革的综合原因，郭成、王建华《数字时代重申文科教育的重要价值》做出了宏观分析：“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时代，相较于理工科，文科在毕业生就业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表现不佳，文科消亡在当今世界形成了一股浪潮。从国际视角看，不少国家面临着人文学科专业毕业人数不断下降的问题。从国内看，不少大学相继调整学科布局方案，大幅减少文科专业招生比例，裁撤就业不佳、学科实力不足的文科专业，并用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的理工专业进行替换。”^[1]可以说，无论大众是否认同当前中国大学对“文科缩招”一事采取的改革方案，我们必须在现实层面予以承认，相比于理工科教育来说，中国当代文科高等教育确实面临来自人才培养、课程教育、毕业生就业等方面的客观压力，更遑论人工智能对现有教育体制的冲击影响：“实际上，AI冲击的不仅是文科，而是对文理工管所有学科都产生颠覆性的冲击。既有的学科划分和知识生产方式，是在工业革命、电力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成熟的，与信息革命、智能革命并不相契。中国高校的学科设置更是精英教育时代的产物，很不适应今天大众教育时代的具体情况。”^[2]

值此背景下重审“文学无用论”的观点，它实则与“文学何为”的讨论多有相近互通之处。事实上，每当谈论起文科之用的“有”和“无”、“虚”和“实”甚或“大”与“小”等问题辩证之时，我们对话和思考的轨迹，无不是立足于自身对时代现实的体认出发，将“人文之学”想当然地理解为具备某种特殊功能或潜在使命的“特殊学问”，并在探讨其功效呈现与生存处境的变化过程中，投射一种理工类学科所不具备的人文精神与精神意识。换言之，当我们有意识关注此类话题时，这一思考本身所牵连的对象，绝不仅限于“人文教育”的技术重构和“人文学科”价值重塑，背后自然蕴含了一种高等教育理应在时代潮流变化下求新求变的深层诉求、一种人文学科在现实需求变动时主动更新知识与价值系统的天然渴望。

因此，即便我们在短期内无法完全适应时代的变化，但不妨理性看待当前教育领域内文科缩招中释放的变革信号，转而从“文学何为”的视角来思考如何调整、规划并提升文科教育的整体质量。人机共

生的数智时代即将到来之际,文学教育与文科建设的前行之路,不可能停留在没有边际的差异化讨论中,关键的方向与未来的使命是立足新的时代与社会条件下,重新开掘文科的价值与文化的意义。根本原因是,尽管人类社会历史经历了无数次动荡变化,文科、文学与文化永远是我们生活、生命和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它们在不同现实条件下持续发掘自身之用的尝试及努力,才一以贯之地彰显了文学传承文明、与未来接轨的人文愿景。基于前述,这一类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心灵体悟、精神探索与思想活动,恰恰是文科在未来传承中安身立命的所在。若希望抵达这种境界,文学发展需要的不是亦步亦趋地追步新潮,更不应故步自封地保守传统,而是要主动介入科技伦理、人文关怀、文明对话等人类面临的众多难题,从而以重新出发的开放姿态,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对人文学科的当代挑战。

二、“介入”的可能:从“文学破圈”实践到人文教育的未来

当代人工智能科技取得的创新及发展,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人们原有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方式,同时影响了文科教育的基本形态与发展模式。从 ChatGPT 的文本生成能力到 DeepSeek 的逻辑推理技术,特别是数智科技的大模型信息存储性能与智能化分析处理效率,已然具备了满足知识传授的实用性和参与学术生产的创造力,并且快速渗透至教育领域的各个应用场景及其关键环节,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教育者、研究者、学习者作为“人”所发挥的职能与功用。新科技在实践上的大规模应用,不仅从技术层面强势冲击了人文学科内部的学术研究和科研,更进一步要求我们对人文学的教育本质与发展前景予以全新理解。

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下,中国文科教育面临的重要考验,可能不只是如何将新兴科技融入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人文教育的实践问题,而是要率先认真对待由技术变革而产生的观念新变。这种考验之所以成为核心议题,根本原因不外乎:新兴数字文明冲击下的传统人文学格局已产生愈发明显的裂变趋势,可人文学界目前现有的知识体系与教育方案,尚且无法有效回应新的时代语境同教育要求,况且随之变动的人文学基础概念又亟待重新整合。文学教育由此面临的两难局面,诚如陈平原深具紧迫感的观察所言:“AI 时代的降临,对体制内的文学教育造成的最大冲击,莫过于进一步动摇那个原本就备受质疑的‘文学’概念:如何看待‘言/文’、‘雅/俗’、‘虚/实’?何谓‘作者’?什么是‘创新’?‘文体’的边界何在?‘媒介’对于写作的意义?所有这些,都有待深入探索。这就使得 20 世纪初中国人积极引进的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文学史’,处在一个亟待审视、而非牢不可破的位置。”^[3]这一系列追问的提出,以及新媒体环境下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机制全方位变化的现实,不仅指向了关于当今人文学定位、功能与意义等“起点性”问题的重新锚定,同时启发了文科教育重新寻求自我价值的未来之路。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文科和教育发展如今面临的重重危机,并非意味着“文”与“学”价值的终结。对于 21 世纪以来接踵而至的技术变革及其挑战,文学自身的存在方式,包括整个社会对人文学的理解,正持续发生着关键性变动。与此相应,学术界的思想争鸣也从未缺席,从陈晓明以科技力量变动指认“后文明”时代的到来,到刘大先围绕媒介环境带来的观念转型而提倡“新人文”知识的建构,再到王尧直面社会现实急剧变化而谈论“文学性”历史经验的流转……21 世纪二十余年来,人文研究者对人文命运的讨论始终未尝止息。这一过程中,深具启示意义的现象是:高等院校的学术研究之外,立足新时代的

文学通过自身实践，辗转介入各种类型的媒介领域，构成开枝散叶、聚散播迁的新形态，在不尽相同的文化语境中游走不已，打造知识、情感和感觉结构的共同体，因而产生始料未及的创新、突破与影响。

以近年来“文学破圈”为例，从素人作家跨阶层传播的非虚构写作兴起、人文学者开设网络公开课爆红，再到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及对话、文学类纪录片与文化类综艺节目的热映、全媒体直播的“中国文学盛典”、新大众文艺的快速崛起、人工智能引领的文学创作风潮……置身新媒体语境下，文学做出的各种创新性尝试与突破，不仅让当代读者的文学体验变得无比鲜活，同时更印证了文学自身游刃于虚构和现实、线上与线下之间的有机性，以及文学在各类传媒中彰显的衍生性特质。质言之，“文学破圈”之所以成为令社会各界兴奋的热议话题，并非单指作家亮相为文化明星的身份转换、文学活动升格成公众文化活动的变化，也不是文学生产、传播方式从纸媒到网媒的媒介迭代，而是一次对社会各界早已分化的文学认知的重新整合，一次当代文学追求并建构文学主体性的努力尝试：文学正以大众化、媒介化与日常化的姿态，再度找到了重新“介入”时代的契机。

如此观之，可经由考察“破圈”使文学与时代重建有机关联的思路，开启一种思索人工智能时代下文学教育的新视角。如果说“文学”概念的传统定义在当今发生了极大变动，那么我们显然要以批判性视角来重审既往教育中的人文之学，包括但不限于其中学科逻辑的反思、研究方法的扬弃和价值意义的重估，正视开启这一话题之讨论的时代意义，并将之视作对一种观念更新的尝试。从历史角度看，当下文学教育模式中通行的“文学”与“文学史”概念本质上是一次现代的发明。在此之前，中国其实亦不乏各种方式和途径的书写或汇编，用以记录某一时间范畴内文学和社会互动的现象及起承转合的历史脉络，尤其是文学在不同时期下呈现的思想转向、审美变迁与价值转型，更能折射出文学观念发生位移的变动痕迹，以及文学与时代之间若断若续的意义关联。概言之，无论相隔多么遥远的时空距离，人们对文学的书写、解读连同焦虑、期待，仍然根植于人类对现实生活和时代变化的心灵感知。在此意义上，不同阶段的“文”与“学”之特性，正是“人”充分发挥主体性的历史体现，具体则表现为人们对人文精神分别投射的时代性解读与差异化诠释。因而，无论是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群体所辩论“人的文学”，还是如今互联网社交平台上网友玩梗的“至此，已成艺术”，无一不是人们在不同时境下对“文学”概念予以“圈层化”理解的时代见证。

相形之下，直面人工智能与文科教育进一步深度融合的未来前景，它似乎同样面临着被“圈层化”解读的类似处境。不过，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人文学科的主体性，持续探索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革命对“人文之学”的发展启示。见证一切历史的时间面前，古往今来人们对“文”与“学”不断付诸的探索与辩证，包括由此产出的观点、论述与追问，到底是对工具理性与人文关怀这一两难问题做出的持续性回应？还是从文学屡次面临的危机推演出知识的有时而穷？而关于文学的想象及其技术的边界无所不在？这是有待于时间与实践所检验的话题，但可以说经由“文学破圈”发展至“新大众文艺”再到“大文学观”的现实事例，足见新时代交付给“文学”的课题，正在于引导大众树立起发展的眼光和包容的理念，即是通过“时代更迭”的立场和视点，采取跨越“圈层结构”的观念与界限，重新思考并定义“文”与“学”的变与不变，及其发掘“文学”作用于当下时代的价值意义。

沿此思路,透过“文科无用论”的争论,以及人工智能与人文精神产生的话语交锋,不难发现其不同观点虽各有侧重,但尽数涉及当今社会环境下文科教育面临的发展困境,包括社会各界在科技理念、文学概念、教育观念上的重要性变化。当各方观念相互交冲融汇的关键时刻,关于新型人文类学科之教育模式、应用范畴及发展方向的讨论同样于焉兴起。质言之,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对人类文明和教育工作皆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和必然的挑战。如果说在充满大变革的时代下,人类既有的知识成果和教育模式,全部都概莫能外地需要面临重新检视的话,那么该如何化危机为转机?怎样重新寻找自身的生长点?这正是我们需要关心的话题。

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教育改革过程中,文科教育在遭遇严峻挑战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如此来看,关于“文科无用论”的讨论内容,譬如人文学科成为网友吐槽对象、文科生就业前景的讨论登顶微博热搜、包括文科毕业易而就业难等现象,已在极大程度上更新了大众对于文科教育的理解,并从旁提供了文科发展介入社会现实的另一种方式。当文科发展的前景成为社会共同关心的热点话题之时,这一现象本身就从根本上调整了既往的教育观念。进一步看,我们还有必要思考:这些话题,如何撼动了人们理解文科的认知壁垒?这些回应,怎样拓展了人们了解文学之用的多种可能?

时至今日,中国多所高校已在文科优化调整和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开始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道路,先后开辟了数字人文、人工智能伦理、跨学科语文教研等新型研究方向。在数字人文领域,北京大学数字人文中心跨学科团队的运动的模型开发与深度学习技术,使大规模古籍数字化与语义分析成为现实,拓展了文学研究的维度;伴随AI技术大范围应用产生的现实问题,诸如数据安全、使用伦理、责任归属等现实问题,引发了科技与哲学两大学科的对话。与此同时,南京大学开展的跨学科语文教研通过大数据分析、语料库建设与文本挖掘技术,助推了课程体系从“堆叠式”向“交织式”的教育转型。^[4]可以看出,人工智能依托科技赋能的技术优势,为人文学科方法论和研究路径给予了推陈出新的可能性和广阔丰富的探索空间。进一步说,这一过程中人文学科提供的历史资料、批判思维与思想引导,在矫正AI工具性局限的同时,亦表现并发挥出学科本身的独特优势,使文科教育形成了技术融合人文、人文引领科技的良性互动格局。

进入数智时代的文科教育,既面临着被技术进一步挤压而趋向边缘化的潜在风险,但也拥有重新定义人文价值独特性的时代契机。这意味着,未来的文科教育要充分把握好这一文明转型期赋予的珍贵机遇,一方面不应为技术进步而相对忽视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人文精神的熏陶,另一方面更要聚焦于教育和培养AI永远无法替代的“人”的心智能力,譬如批判式思维、跨文化理解、伦理学判断与创造性表达。“对于数智时代的共同体生活而言,人文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更加不可或缺。今天新技术成果正以前所未有的高速不断涌现,并且迅速产业化进入日常社会生活,从而改变我们的认知和行为。但是如何在制度和伦理上恰当地面对和规范新技术,为新技术提供伦理和规范,使得技术具有‘善良意志’,能够造福于大部分人而非加剧社会的不公,这些讨论很大程度上涉足了伦理学、政治哲学、社会学、法学等文科知识范围,需要人文学科的深入研究和讨论。”^[5]以此观之,文科才能突破技术理性对人性与人类社会的宰制,抵达“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核心价值。所以故,我们理应重视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新文科诉诸

科研、教学与实践层面的新近经验，及时更新认知理念，思考“AI 科技+文科教育”作用于社会的未来潜能，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文科教育的主体性。

三、人工智能时代的文科主体性建设思辨

面对流量至上的时代氛围、大众文化占据消费主流的当代社会，我们如何在科技变迁和传媒转型的过程中，确保文学、文科乃至文化在高等教育中的主体性位置？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媒体时代的流量逻辑与人工智能的技术冲击下，人文学科影响力的相对式微已成事实，而关于“科技与人文相结合是否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传统人文教育所积累的经验是否会很快失效，都是需要深入研讨也需要时间来检验。”^[6]这一充满变化的现实，要求我们以辩证视角出发，审视中国人文教育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既要承认人文学科在当代知识体系中的位势变化，也要洞察其在转型过程中呈现的三种思辨维度。其一，对“文科之用”的讨论不仅强调学科建设应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现实性，更体现出社会各界背后彰显的问题意识；其二，科技与人文的融合成效不能以短期的功利性标准衡量，而应纳入人类文明发展的长远周期中予以考察；其三，从“文学何为”的追问到文科主体性的重建，本质上属于人类对精神价值的根本性探索。如上思辨既构成了传统人文教育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也为新时代的新文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一）新观念的建立与新文科的发展

人工智能的应用一方面为传统文科教育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揭示了在高校教育体系之外，人文学科还需满足于更复杂的应用场景与多元化社会需求。面对这一现实挑战，我们应当以开放姿态拥抱文科教育的深刻变革，并通过公众对高等教育人文学科的多维理解与实践探索，充分认识到当代社会建构新文科教育体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新文科就是指在数字化、全球化、智能化背景下，以人的培养为中心，以跨学科、跨界合为特征的文科教育。”^[7]

从人文素养和科学技术的双重培养，从书斋治学到社会实践的融会贯通，包括人文学科专业性、大众性与通识性的跨学科整合……唯有建立起自觉的学科创新意识，才能为新文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同时对当今教育观念的变化、社会人才的需要和文化生态的变迁，做出持续地发现、关注与思考。放眼未来的人机共生时代，新文科教育观念的建立不仅是一个学术命题，也是一项关乎人文存续的时代责任。正如严孟帅、雷云所言，“发展新文科，目的是探寻一种新的知识生产体系和人才培养范式。新文科建设的行动哲学是以学科之‘新’回应时代之‘变’。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化解‘人文学科危机’而产生的新文科，并不是对传统文科的彻底颠覆，而是基于传统文科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更是对传统文科知识生产体系和教育观念的一次修正，强调学科交叉与跨界融合带来的知识生产体系的重构与人才培养方式的变革。”^[8]这一转型的实现，不仅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共识，还需要教育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各个单位的协同推进。经由制度创新、资源整合与社会参与的多维联动，才能为新文科建设的深入推进提供切实保障，最终实现数智时代文科教育的价值重塑和功能拓展。

（二）新关联的建构与新视角的发明

如何建立起新文科与社会需求、大众生活的有机联系？这或许是文科教育与人工智能高度结合后的关键命题。根据人文类学科自身特性来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现实怎样变化，文化的价值仍根植于人类个体心灵感受的思想表达与文化呈现，并以此维系着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文化链接。重要的是，信息媒介影响力无远弗届的当代社会，曾经作为文学、哲学、历史学主要受众的“读者”，已从静态的文本接受者转变为动态的参与者和积极的共创者，从而构成了新文科实践的重要主体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立足于“以人为本”的立场，关注文科受众的多元化来源及其多样性需求，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进一步推动文学、哲学、历史学实现创造、传播与接受的范式更新。

单方面强调文科的传统价值与独特优势，不足以全面彰显新文科与新时代的新关联。新文科未来的发展定位，应是致力于兼顾科技水平进步与人文精神建设的辩证统一，并妥善处理人文性和技术性之间的平衡关系，进而以新视角来界定学科与社会的新关系。一方面，数字科技蓬勃兴起的今天，文科教育需紧跟时代发展趋势，适时融入当代社会的技术化、媒介化与数字化进程，深入学习并利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为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开掘新的生长点；另一方面，文科教育需捍卫好作为根基的人文视角、反思能力与批判精神，葆有一份独立思想的能力、呵护文化的温情与关怀生命的敬意，以置身事内的姿态来观察人类文明的变革挑战，以超出其外的思考来审视技术浪潮的矛盾冲突。这种新视角既要求文科教育主动参与社会变革，积极介入并回应全新的公共议题，例如AI伦理、认知重构、人机协同等等，又要求其坚守人文初心并发挥原创性的创造力，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不可或缺的文化关怀与思想资源。唯其如此，新文科才能在推动学科范式变革的基础上，与新的社会需求再度建立起动态联结、互补促进的良性关系，重新发展自身与时代发展相适配的认知方式与实践路径。

（三）新方法的建设与新维度的创造

数字人文勃兴、媒介环境更新的时代，人文学界和社会民众对文科建设及文科教育的讨论、关切和期许，根本上离不开对“文化何为”这个本体论命题的思考。重点在于，当社会各界纷纷指出传统人文教育存在的问题之时，并未否认其陶冶人类心智的教化影响与精神能量。无论世殊时异，文化的根本价值绝不能等同于具有消费属性的市场商品，亦不能以衡量社会生产力的功利性尺度视之。无论是历史的厚重沉淀，哲学的沉思冥想，还是文学的诗性感怀，它们始终是人类生活史、精神史与思想史的重要载体。每当外部世界的变动发生之际，人类与文字总能从各种不可思议的相遇中，书写、表现并传递出“人之所以为人”的能动性以及无以限量的可能性。在此之上，我们同时要留意到“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能帮助我们节省人力、时间和金钱成本，还能够提供新的、基于语义和关联数据、多模态数据的分析和叙事。”^[9]在这个意义上，放眼未来将围绕人机协同展开的文科教育，当代人文学者需要积极投身于人工智能的学习和实践上，从掌握人工智能的使用方式和技术常识，到以此推动学术研究的方法创新与知识更新。如此，方能确保进入数智时代的人文学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持续扩展自身的研究视野、实践路径与创造空间。

作为时代精神的结晶，文化以思想的方式铭刻着人类的情感和智慧，并在审美判断、伦理反思与道德自觉相互交织的多重维度中，认真回应着现实社会时时发生的种种问题，同时为人类的精神疑难提供

慰藉的途径或宣泄的出口。特别是在技术异化加剧、价值认同分化的时代巨变中，文学与文化的存在价值，不只是提供了思想的超越性或心情的纵深力，更体现为它承载了数据算法不可触及的生命情感、科学技术难以涵盖的人性关怀，因而为人类文明的演进提供了最重要的信念支撑与价值引领，而这正是一切科学进步和发展的前提。有鉴于此，我们要为文科的建设与文学教育开辟精神方向的新维度：“文科的复兴不在于与技术对抗，而在于为技术进步提供文化、伦理和社会责任的指引，确保技术不仅是工具的扩展，更是推动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历史与人文智慧为创新提供了文化深度，而文科教育则是将这种深度引入现代技术创新的核心，通过这种方式，文科教育不仅传授知识，还通过培养个体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确保技术创新能够在推动社会发展时，保持对人类文化、伦理和创造力的尊重。”^[10]

归根结底，人工智能时代下人文学科的主体性重建离不开人的培养。这份能力既源于人类充满反思的批判性、突破思维困境的创造性、重建人文坐标的联结性，又指向文科教育启迪心智的根本使命。由此出发，人文学科才能实现守正创新的协调发展，在科技主导的现实环境下确保自身的独特价值，把握好时代转型的历史性机遇，进一步成为未来文明形态的塑造者。

四、结语

在人工智能发展与新文科建设愈渐取得关注的此时当下，来自各种立场的叙述众说纷纭。作为置身其中的文科教育从业者，既要冷静客观看待这一事实，还要建立起警醒的自觉意识：教育观念的更新并不代表教育事业的实际进步；新文科教育传播力的扩大与影响力的延伸，并不等同于教育方式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全幅升级。因此，我们既不应让新时代的文科建设内陷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影响焦虑，也不可因技术发展而忽视人文学科独立自足的价值品质。面对文科教育进一步转型之后的现实，我们还需立足于社会结构性变迁及其构成变化的现实基础上，树立起一种具有整体性的教育格局和认知视野，做出更具创新性和包容性的新文科发展布局，从而为日后的文科教育事业建立起更专业、更开放、更多元的人才培养模式。明乎此，我们才能让文科未来何去何从的讨论焕发出新的生机，使之从此时此处的声音，通向每时每刻的未来，成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参考文献】

- [1]郭成,王建华.数字时代重申文科教育的重要价值[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5(4):85-95.
- [2]刘永谋.AI时代的文科危机与应对[N].文艺报,2025-03-31(002).
- [3]陈平原.AI时代,文学如何教育[N].中华读书报,2025-02-12(013).
- [4]杨飒,杨悦含.携手AI,人文学科迎来发展新机遇[N].光明日报,2025-06-10(014).
- [5]王俊.在数智时代重思人文学科[J].新文科教育研究,2025(2):33-41+141-142.
- [6]武新军.人文教育与人工智能:机进入进,而不是机进入退[N].文艺报,2025-05-07(002).
- [7]李龙,孙楠楠.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校文科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J].黑龙江高教研究,42(11):52-57,2024.
- [8]严孟帅,雷云.突破与重构:新文科建设的价值逻辑与方法论原则[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1):25-36,2024.
- [9]王贺.人工智能人文学:数字人文的“下一件大事”[N].文艺报,2025-06-27(002).
- [10]胡友峰.人工智能时代,文科何为?[J].新文科理论与实践,(2):13-35+125-126,2025.